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起丁卯 凡十三年

四年 四月以後 天復七年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起丁卯 凡十三年 盡己卯

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未是開平元年西川稱
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

作亂

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故怨殺判官周隱將
不自安渥居喪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

程

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
怒顯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

入

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

謂之

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
於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三月唐遣使奉



冊寶如梁

梁王全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辭。心欲速受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

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

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

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

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

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薛循。張策。趙。

光達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

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

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

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夏四月。盧龍節度使。

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館其上。

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斂境內錢。瘞山。

顛。令民間用糞泥為錢。有愛妻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

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

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命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梁王金忠

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

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冊寶至金祥殿。王被袞冕。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金昱謂曰。宋三。汝本礪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它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唐帝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楛之以鍊。使甲士守之。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長

安為大安府佑國軍○梁以馬殷為楚王○梁

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

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以朱友文判

建昌院事

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友文判院事。掌

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

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揚渥移檄諸道。云欲與並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

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岐王李

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岐王李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茂貞開府 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

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耶律阿保機為王。尤雄勇。奚及室韋。遠輶咸役屬之。阿保機恃其疆。不肯受代。七部劫

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

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

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遣之。阿保

機既歸。而背盟。更附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鎮海節度判官

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

使。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

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襜前進士。不受高氏

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昱

不樂在京師。常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胡氏曰。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但不能充其

類而已。朱温為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預其利也。及見温被袞稱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色。所謂

不亡之良心也。全昱於此。誠能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守所志。歸耕礪山。則温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

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若曰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

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書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
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居礪山。

安能免乎。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循及其子楷。自謂
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

循。唐之鷓臯。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等
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朱

友謙胡氏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何
異。朱溫敬翔舍已鷓臯。而謂人鷓臯。循肯服邪。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楊渥遣其將劉存許玄應將水軍擊

楚。楚王殷懼。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
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

驕。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彥

暉。黃璠帥戰艦擊之。存等遇雨。引兵還。彥暉追之。存等
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辰曰。此必詐也。勿受。

該諫而進。存等走。黃璠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梁。侵岳州。玄應。渥之腹心也。張顥。徐温。因其敗。收斬之。

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梁遣廉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

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八月。晉

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晉周德威壁于高

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

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

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九月。蜀王王建稱帝。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

馮滄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典則未。莫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消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

命... 九月... 蜀王... 王建稱帝... 將佐皆以爲然

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典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即帝位。以王宗信。韋莊。爲宰相。唐道襲爲內樞密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

舉兵討其弟守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

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守文恐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梁赦軍士

逃亡爲盜者。初。梁主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多亡。

乃命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七者皆聚山澤爲盜。至是赦其罪。聽還鄉里。盜滅什

七八。胡氏曰。文面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而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非至不仁者莫

忍為也。其可以為故常而無改易邪

晉 **取** **准** **南**

稱唐天

祐五年 **梁** 開平二年

蜀 高

春正

王 建武成元年

○ 是歲 西川 稱蜀 凡五國 五鎮

春正

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勳立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

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玘。掌書記盧質立

其子晉州刺史存勳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

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勳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

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

亞子累汝。亞子。存勳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

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勳懼。以位讓之。克寧曰。

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勳。

存勳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

哭何為。因扶存勳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

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二月。蜀

以張格同平章事

蜀主登樓。有僧扶一。日以獻。蜀

以張格同平章事

蜀主登樓。有僧扶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

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至是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已者

必以計排去之。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初

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存勗陰說克寧曰。兄終

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

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勗等謀奉克寧為節度使。舉

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曾氏送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太夫人曰。名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

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關外。聞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

後唐書

七

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二月。蜀

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有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卿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遂殺之。

梁主晃弒濟陰王

追謚曰唐

哀皇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李

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為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初。晉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

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謂嗣王甚恭。梁心由是釋然。梁夾寨。晉兵已去。梁主以為高獲兵不能復。遂大

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爽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落。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爽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耳。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恟。義之。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

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略圖不解。吾死不瞑目。
遂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義甚
力。既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
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胡
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肯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
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實誓所
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
深有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
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
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
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晉師攻梁澤州不
霸。基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

晉師攻梁澤州不

克

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

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
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

遂舉眾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
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畫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

遂舉衆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

引兵救之。德威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

寬租賦。撫孤窮。仲寬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

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刻。犯者必斬。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駐與之

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太半。嗣

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

未能一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弒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屬聲問曰。嗣王暴薨。軍

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顯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顯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請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見顯曰。公出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

文易耳。明日。可求遂顯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

之易耳。明日可差。邀顯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
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如嗣初立。多事之時。乃
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
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
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辭
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
謀。密結將軍鍾泰章等壯士三十人。斬顯於牙堂。暴其
弑君之罪。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
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
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右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
知謀。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
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立法度。禁疆暴。政舉
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舉
知祥。皆稱其職。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節度

使劉知俊拒却之。○六月。梁殺其金吾將軍王

師範。夷其族。朱左室妻泣訴於梁主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

範叛。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梁主曰。朕豈忘此賊。遣使族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

予不欲使積屍長劫無序。酒既行。秋七月。楚收茶稅。命自幼及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嚴從之。請於梁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

以易繒纊戰馬。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使。南

而歸。由是富贍。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使。南

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九月。淮南遣兵攻吳越。

圍蘇州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擊吳越。圍蘇州。吳越攻

獲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慈。冬十月。華

壞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冬十月華

原賊帥温韜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

守文敗之。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

兵五千助之。守文敗還。胡氏曰：朱温助守

光以子囚其父。恃天理甚矣。然温弒君篡國之人也。又

何責焉。晉王兵以義勳。當討守光。助守文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抹守光抑守文。人之稱

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温所為幾希矣。

平三年。○是歲。唐天祐六年。開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二月朔。日食。○梁攻岐。取丹。庭。廊。坊。四州。○淮南徐温自領昇州刺史。徐温以金陵老將。戰

所乘乃自以淮南行軍

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
揮使知諳為昇州防邊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

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儼約常驛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管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

境內以安吳越擊淮南兵破之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瑛置輪

於竿首合經投雜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綱以拒之
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

南軍張綱經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
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

入城由是城中號今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
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

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五月梁殺
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其佐國節度使王重師夷其族王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奉

不時以劉捍為留後捍諸之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
云與邪岐通賜自盡夷其族

不時以劉捍為留後。捍譖之。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

攻滄州

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

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

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

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俊知

功名浸盛。以梁主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益

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

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於岐。遣兵

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

師厚以奇兵克之。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

王。淮南盡取江西地。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

兵纜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

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

致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

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

出。可求即其卧内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

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

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

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本

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

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

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

上。高。吉。州。刺史。彭。野。帥。衆。奔。楚。言。州。刺史。危。全。諷。敗。苑。致。於。

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眾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越吳越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

冬十月蜀行永昌曆

司天監胡秀林所獻也

十一月岐遣

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岐王發取

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蜀蜀一置鞞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州刺史王宗弁罷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

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晉安二年。是歲。唐天祐七年。開平四年。春正月。劉守光克

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呂充選男女羸弱者烹之。以給軍食。正月。劉延

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守光使人殺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二月。岐王承

制加楊隆演嗣吳王。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

度使李于昇。以其族父仁福代之。梁宋州獻

度使李彛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梁宋州獻

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

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惠王友能代之。

梁貶寇彥卿為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沂。彥卿對命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闕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

翰代之○六月。梁匡國軍節度使馮行襲卒。

行襲疾篤。請代。許州牙兵皆秦宗權餘黨。梁主深以為

憂。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珣馳往視行襲。珣至。謂將吏曰。

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耳。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

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眾莫敢異議。行襲欲

使人代受詔。珣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宣詔。謂

行襲曰。公勿視事。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印授珣。

使代掌軍府。行襲卒。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以珣權知匡國留後。秋。七月。岐。晉合兵攻梁夏。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始開府。以弟竇存為相。

州。梁遣兵拒却之。岐王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

度使李仁福。晉王遣周德威將兵

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襲西京。遣兵分屯河陽三原。遣

李遇。遣其歸路。岐。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莫重

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狗三鎮之

情。為之遣師。惠威又不。豈欲以三鎮心。不得不然。

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為之遣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則持國之道疎矣。

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唐。廣杭州城。

由是錢塘富庶。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

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

雖冒姓連名。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而不禁昏姻。

為明主。晉遣兵救之。
梁主疑趙王鎔竄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

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深

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

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深
 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
 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
 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
 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賂結昏。其交
 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
 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
 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
 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野
 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
 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
 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
 燕矣。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
 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不為
 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十二月。梁定律令格
 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景仁等進軍相鄉趙王銘復告急於晉王自將東下
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
窮蹙者問之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
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
王命送於趙進軍距相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
追梁營批戰梁兵不出進距相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
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詈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
之鎧宵解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
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躍兵耳不控其銳則吾軍不振
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酷備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
不能當彼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
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上
言於晉王曰賊勢甚威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
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發按兵持重

晉書

卷五

出... 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十二月梁定律令格

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恃。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雖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曰。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果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啓其意。則德威必死矣。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鑿。力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也。

唐天祐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晉王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

柏鄉比不備翼梁兵刈芻自給晉人

抄之梁兵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勳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逼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置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難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難拔獲糧亦不暇食日既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

可也。王乃止。至。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聳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不顧剽掠。但奪白刃追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

遣周德威。史建瑭。趙澶。魏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自攻魏州。不克。梁主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以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將度皆棄舟而去。德威拔夏津。高唐。東武。朝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反以備之。劉守光。潘。盧。滋。甚。築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

之。又以鐵刷人面。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及王。直曰。聞二。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備亦有精騎三。

之。又以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廢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揚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來謁晉王。大犒將士。自是道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等戍趙州。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夏四月。岐攻興元。蜀兵擊却之。蜀之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蜀絕。至是。岐王聚兵寇

蜀興元。唐道。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梁亦以為采。

訪使。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

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連謀自帝。

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

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

鏐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種矣。行

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聽之。乃與鏐及義武王虔真。

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

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

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

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

河北道采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受冊儀。僚

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

曰。尚父。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

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

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賊梁及諸

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梁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

奭第

宗奭即全義也。梁改其名。梁主避暑其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宗奭

止之曰。吾家項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梁遣

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交友也。事之甚恭。謂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勿以為憂。鎔奉危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護。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守光將稱

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芥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嘗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為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上室其口寸斬之遂即位改元岐王使劉

知俊攻蜀圍安遠軍

岐王使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

軍知俊繼崇追圍之

九月梁主如相州

梁主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

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

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

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燕

晉王

守光稱帝大笑曰侯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

通使之禮燕與晉欲使稱臣處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因之數日

通使之禮。燕與客欲使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胡氏曰。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檢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為正也。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慢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論不可恃。天命不可干。因父殺兄。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此其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十一

月。梁主還洛陽

梁主發相州。至垣水。邊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告云

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梁主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

史段明遠妹為美人。明遠饋獻。幽州參軍馮道奔

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蜀主自

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

將擊岐兵。大破之。如與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

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

將李廷志等。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

擊。又破之。岐王左右譏劉知俊。岐王奪其兵。李繼崇曰。

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

州。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稱唐天祐九年。乾

化二年。是歲凡五國。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

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教之。大敗走還。

威東出。

晉周德

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講

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

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
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
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
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
奇之功諸諸晉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
梁梁主以為博州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
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
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
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馬頭賜從官食多未
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騰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武
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帝追思李思安前事貶柳州
司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恃慢何如尋
長流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梁主至魏州命揚師厚
李周彝圍襄彊賀德倫表象先圍藩縣晝夜兼行至下
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
主棄行幄亟引兵趣襄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襄彊

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相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眦，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檐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菑，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菑，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菑，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僑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旣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

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慙憤，疾遂增劇。滄州人殺劉繼威。度使劉

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晉師克亮

萬進家，萬進怒，殺之。梁以萬進為節度使。晉師克亮

橋關。周德威遣裨將攻五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

李嚴皆降。嚴涉獵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

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諫曰：「彊敵未滅，犬王

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壻

也。夏四月，晉師克瀛州。五月，梁主至洛陽。梁主

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

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

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槌反擊，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

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

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為淮南牙將，溫執之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溫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

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齊丘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榘、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

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俾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勣。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曹悰。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梁為腹心。長子柳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為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阻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敬勣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勣。以情告之。勣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

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擅褻之。瘞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珪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今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胡氏曰。朱溫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溫本羣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更皎厲之志。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武軍亂。殺節度使韓建。○秋七月。梁以楊師厚

為天雄節度使。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

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從周翰鎮宣義。梁加吳越王鏐

尚父。○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珪

尚父○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

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

問罪。何以徵為。友珪遣韓勅討梁。以敬翔同平章

事。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遂以為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

不預。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吳劉威為帥府所

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

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冬十月。晉王救河中。梁

兵敗走

朱友諒告急于晉。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友諒至。猗

氏。詣晉王帳。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諒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諒安寢。軒息自如。明旦復置酒而罷。

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

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

矣。乃帥精兵萬人度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遣還。梁

隰州降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

乾化三年。是歲也。五國五鎮

春正月。晉拔燕順

薊州安遠盧臺軍。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

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諒復歸。

蘇州安遠盧臺軍○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

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

梁天珪遠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肇之子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

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

令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迺遣腹心說師

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

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

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

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

僻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分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

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

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先是龍驤

軍戍懷州者潰亂友珪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

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

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

日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
 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
 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踴躍呼萬
 歲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
 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
 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
 梁遣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鏗父
 之又更名瑱加揚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
 朱友謙友
 謙復稱藩
 二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比日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
 之行珪為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
 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
 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
 愛其驍勇養以為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
 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

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為嗣源妾故嗣源愛之從
 夏四月

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為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為子。及長，以勇健善戰知名。嗣源愛之。

夏四月。

晉師逼幽州。拔平營州。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

語甚卑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其書。別將

劉光濟拔平營州降。

梁擊于趙以救燕。晉分兵拒之。

楊師厚與劉守

奇將兵十萬大掠趙境。至鎮州。燔其關城。周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

六月。

蜀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蜀主重之，頗與議。

政事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元膺穉，喙齟齬，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

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琴小

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至是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白蜀主疑之。少保唐道襲蜀主嬖臣也。太子素惡之。屢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峭。文錫囚之。軍使徐瑤常謙各帥所部奉太子攻道襲。斬之。內樞密使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王宗侃等使發兵討瑤。殺之。謙與太子亡匿艦中。舟人以告蜀主。遣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元膺為庶人。

庶人晉克瀛莫州○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季昌造戰

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冬十月。蜀立

繼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冬十月蜀立

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宗衍為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

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

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宗衍受冊畢。

遣使就。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

以歸。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

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

月。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

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誠。乃效彼狂僭。鎮定

二帥皆晚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文

晉克瀛莫州。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踰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遂失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趙王鎰迎謁于路。十一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梁以土景

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關。眾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

敗還望表而涉
溺死者大半

敗還望表而涉
溺死者大半

晉

稱唐天祐十一年

春正月劉仁恭劉守

化四年

是歲凡五國五鎮

光伏誅

晉王以練紆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

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

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

心血以祭先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墓然後斬之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太王既與

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祚以來無敢當其名

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

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

置行臺如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夔萬

太宗故事

荆南與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武舉鐵鉅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眾。季昌遁還。夏四月。楚人襲吳黃州。克之。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

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五月。梁朔方節度使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秋。七月。晉伐

梁邢州不克。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

梁揚師厚引兵救而却之。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

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

食平。蜀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南

食乎。蜀主乃止。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南

詔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

長城關

晉岐州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

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進

春二月梁分天雄為

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

楊師厚。矜功恃眾。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相庸使趙巖判官邵贛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紹威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為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

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張筠為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鄩遣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魏兵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詰旦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樂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三州。異還言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洹水。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司空頽犒軍。密言張彥凶狡。之大動晉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

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害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誅。以謝魏人。

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害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趣魏縣。王自引親軍與鄩夾河爲營。梁主聞之。悔懼遣兵屯揚。劉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人心未安。德倫腹心。見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搶效節都猶驕橫。晉王以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疆軍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市。城中肅然。王以府事委司空頊。頊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納賄驕侈。有從子在河南。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執之以白。王族誅頊。以判官王正言代之。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以爲支度務。

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供億軍須。未嘗有關。謙之力也。然急

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胡氏曰。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破夾寨。斬張

彥。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字內為賢主邪。晉拔德州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

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

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秋七月。晉拔澶州。晉人

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晉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

王勞軍魏縣。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

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

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梁劉鄩引兵龍襄。晉陽不至。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還守莘城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

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緩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勤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

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鄆營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之。晉王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八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月，梁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州。○梁劉

鄆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劉鄆饋運不給，晉人數

絕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鄆。鄆奏：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勦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中使往督戰。鄆集諸將問曰：王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

廢。今敵尚疆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謀，將驕卒

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擾，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營，營中驚之，停斬。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千計。吳以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冬十月，梁

康王友敬作亂，伏誅。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腹

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果、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翽、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

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王宗綰等

敗秦州兵於金沙谷。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

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岐耀鼎二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

州降梁

岐義勝節度使李彥韜。知岐王衰弱。舉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溫韜也。復姓溫氏。名昭。圖

官如故。廣州始與梁絕。劉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年蜀通正元年。貞明二年。春正月。梁以李

愚為左拾遺。梁主閻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

愚為左拾遺

院直學士。衛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

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

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一月。吳將馬謙等起

兵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

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府中稍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梁

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

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潰走。詰旦。鄩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尋見之。驚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鄴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鄴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鄴度河保滑州。梁遣

兵龍谷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

兵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矣。胡氏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故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願以策非已出。不賞。

矣。胡氏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領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克衛磁州。○梁遣劉鄩屯黎

陽。○夏四月，晉人克洛州。○梁成卒作亂，攻官

門討平之。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梁主屢召鄩不至，由是將卒皆搖心。梁主遣捉生都指揮使李

霸帥所部千人戍揚。劉既出，復入。大謀縱掠，攻建國門。梁主登樓拒戰，龍讓指揮使杜晏球出騎擊之，法力死

戰，俄而賊潰。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鈐為諸

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鈐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多言鈐之入貢，

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輪

八月，晉拔相邪二

州晉王自將攻邢州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歸

天雄以李嗣源為刺史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寶

舉城降晉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契丹寇晉陷蔚州○九月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

晉王還晉陽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王後晉兵逼滄州滄州降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

滄州度使以李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應州刺史

人安重誨為中門使委晉拔貝州晉人圍貝州勸

以腹心重誨亦為盡力張源德欲降其衆

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

降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於是河北皆入于晉王如魏州○冬十月蜀攻岐

晉惟黎陽為梁守

國鳳翔○晉王遣使如吳吳遣兵擊梁圍潁州

○十二月楚王遣使如晉○晉日以張瑄為麟州

○十二月。楚王遣使如晉。○晉以張瓘為麟州。

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

頃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契丹稱帝改元。阿保機

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阿保機行兵禦衆。后

常預其謀。阿保機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后有母有姑。皆歸

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

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阿保機悉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

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比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園。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

晉王遣使如吳。吳遣兵擊于梁。圍潁州。

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屬
 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
 有助焉頃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
 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
 益厚至是以為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
 不思故鄉所以為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主非
 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
 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胡氏曰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
 晉王功義著見進於中國當是之時不仕則已仕而舍
 晉蓋無足適矣延徽儻憂見曉者無亦晦而待察乃首
 從契丹是故急於見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元年

乾亨元年

○是歲

天漢春二

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

奔契丹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李存矩在新州驕惰
 不治侍婢傾敗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

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太子存矩亡

奔契丹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

光亡卒。又率其民出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自部送之。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至

祁溝關。小校官彥璋與士卒謀殺存矩。文進不能制。因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文進帥其眾奔契丹。晉王聞

存矩不道。殺侍婢及幕僚數人。三月契丹陷晉新州。晉師攻之不

克。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

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縑纈。以供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

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

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

殺之。吳王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
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後攻幽州。遂得
后。啞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
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
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
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圍幽
州。保機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圍幽

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

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
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
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
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韜重。勢
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
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王服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

命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五月。吳徐

年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月。吳徐

溫徙治昇州。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

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

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

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

三郎謂知訓也。溫以彥謙為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

委彥謙。江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清海建武

淮稱治

巖稱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揚洞潛。李殷

衡。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晉師擊契

丹敗之。幽州圍解。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

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過。虜以萬

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氣。置

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搥，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技，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後隙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冬十月，梁以吳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

越王鏐為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

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積金谷。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威肅。青。

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谷。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減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孺博及給賜。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安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之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勅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皇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

趙王鏐為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輕傲。王街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摺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與。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過哉。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冰合。口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

冰自合。天贊我
十二月蜀殺其招討使劉知俊
蜀王

也。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宸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乃誣以謀叛。斬之。

晉王襲梁楊劉拔之。

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揚州。

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揚劉

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揚劉城拔之先是梁祖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

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

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禮圓立必行賞

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與豈宜

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節

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

梁扼汜水矣梁主皇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晉岐吳

稱唐天祐十五年

貞明四

年

圖

光天元年

圖

四

春正月晉師

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

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揚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舉拔

寅戊

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獲遂。冠讎。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

蜀主嘗自夾城過關。太子與諸王圍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至是暴卒。蜀主深疑之。

夏六月。蜀主建瓌太子宗衍立。蜀主久疾昏聩。至是增劇。以王宗弼

為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寘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宸。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不得入。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賊文宸刺眉州。以宋光嗣為內

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趙張輩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

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
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譙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
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
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殺唐文慶。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吳都軍
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
之不得。怒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狎侮吳王。無復
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倉鶻。又嘗與
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恃慢。王
懼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擣殺王親吏。與
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
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遁
去。副都統朱瑾遣家妓候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
平。知訓惡瑾位已上。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

外事知訓愈謹。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擊之。踏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子城使翟虔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瑾通謀。皆殺之。

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攻揚州。決河水以限晉兵。繭侵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

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甲橫槍結隙而進。彥章拒之。稍却。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蜀貶張格為維州司戶。○秋七月。

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

上下皆怨。宋光嗣通敏善希。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

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

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納絹匹直千錢者。官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

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

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置
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是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
得而。八月。晉王大舉伐梁。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
知也。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
奚契丹。室韋。吐谷。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
閱於魏州。軍於麻家渡。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
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
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
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
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
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
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
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
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為
忠。胡氏曰。存審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

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圖以
兵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

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蜀以諸王領軍。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使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晉梁嬖侍用事。多求賂於萬進。蜀以宦者歐陽晃等

為將軍。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為將軍。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

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冬十一月。越改國。明日召區廡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號漢○吳取虔州。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信使

通鑑綱目卷之四

十一

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信子英彥與親
兵溫授兵三千曰汝父據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不能
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指揮使
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踰年妻子在
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
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信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
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

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

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
十里而合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
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
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
晉通謀瓌屢欲戰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
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

大軍去矣瓌益疑之密請之於梁主因募士伏甲殺之
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將將之

大爭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梁主。因募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茂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接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

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脯。賀瓌隙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探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陂。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

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昭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晉王建及。破賊。拔之。嗣

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
 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
 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嗣源頓首謝。王以
 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梁
 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
 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
 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
 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
 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
 敗。軍中意王沒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為
 嫌。誠以喪敗之際。兩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作
 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
 固非可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年
 宣王揚隆演武義元年
 稱唐天祐十六年
 夏明五年
 乾德元年
 春

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源。建及。以騎兵大。王還營。開。

四三

正月。晉築德勝兩城。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

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王自領

度使。以李紹宏提舉軍府事。紹宏本姓馬。晉王賜姓名。晉以郭崇韜為中

門副使。孟知祥薦。教練使。為中門副使。崇韜。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

寵待日隆。知祥稱疾。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辭位。崇韜專典機密。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

將皆為節度使。不相隸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徐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出

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官

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温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
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杜稷。置百官。官
殿文揚。皆用天子禮。以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
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
令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吳越擊吳戰於狼山。
破之。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
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
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
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
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
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殺。吳
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懸鐵籠十餘。籠蒙
以牛革。設脾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

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晉。復留

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
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艦者。衆莫知爲計。
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
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賊艦。間斧其
竹竿。又以木覓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
鼓譟攻之。賊艦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
解圍。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王鏐遣錢傳瑾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
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壽
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吳越兵
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瑾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
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與兵。初吳
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
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
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

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
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

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夔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寤，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妾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鮮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

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享。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也。乃止。

八月，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

率梁主以王瓚爲招討使，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揚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

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圍，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

月而成。人服其智。吳與吳越連和，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

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冬十月，晉廣德

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北城，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

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

北城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橋

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
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
以是親愛之。二人之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梁克克兗州。殺張萬進。

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晉王方與梁人
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未許。處讓
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
兵。會鄩已屠兗州。族張萬進。乃止。以處讓為驍衛將軍。
十二月。梁王瓚與晉王戰。敗績。梁以戴思遠代

之。晉王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
而大敗。失亡萬計。梁主閔石君立。勇繫於獄。而使人
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
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我。梁主猶惜之。晉
王乘勝拔濮陽。梁王召瓚還。以戴思遠代為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吳團結民兵。吳

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
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蕪民弄干戈是欲偃武
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
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館

浙江圖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五

起庚辰 凡七年 盡丙戌

庚辰

晉岐 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 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凡四國 春

三月晉以李建及為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 李建及為都將建

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 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

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 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

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 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

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王以 五月吳宣王隆演卒 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五

弟溥立

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

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温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

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

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原廟于

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藜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

官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

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梁遣劉勗等討同州晉

遣李存審審救之

李存審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交謙諸子說交

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

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

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鄩等悉眾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

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

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

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維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

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儔將兵伐岐。

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

嶺。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

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

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趙

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其族

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

遊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晚好佛求仙講經受籙廣齋醮煉仙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數月方歸從者萬人軍民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營莊石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王夾河血戰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鎔將歸希蒙曰弘規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以長威福耳鎔遂無歸志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鎔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請誅之以謝衆鎔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鎔怒且懼亟歸府使其長一副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稱唐天祐十八年... 春正月... 蜀

皇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領
唐

春正月蜀

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

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畫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好為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晉得傳國璽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嘗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按天子據

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
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
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
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
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
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
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
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
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
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
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
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
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
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
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
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

復起。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害不成。
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

復起。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弑其節度使承業。其賢矣哉。

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復附李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

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鎔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大保意。今夕富貴。决矣。即踰城入。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明復

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晉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

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得已。四月。承制授文禮成

德留。夏五月。梁殺其秦寧節度使劉鄩。初。鄩與朱友諒為昏。其受

詔討友諒也。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諒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因譖之。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

宗奭之。六月朔。日食。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諒遣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

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八月。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晉以符習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文禮既作亂。內不自安。復

閻使來。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乞發精甲萬人。自德

閻使求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乞發精甲萬人。自德
林度河。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
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
今疆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
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王乃
止。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苻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
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
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
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
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
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
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
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洛而
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卒。莫子處
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梁襲晉德
月。晉兵圍鎮州。建瑭中流矢卒。

冬十月。梁襲晉德

勝北城。晉王擊破之。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戴思遠聞之。悉眾襲德勝北城。晉王知

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

二萬人。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

直有孽子都。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

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弑君。

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都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

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都奪其處。乃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

謀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絲絲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

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胡氏曰。王都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為討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吳王

溥祀南郊

吳徐溫勸吳王郊祀。或曰。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吾聞事天貴誠。多

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十一月。

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

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

進寇義武。晉王救之。

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遠往。則皆

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眾而南。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敢。既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

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擒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

德二。年。○**契丹**。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擊契丹。

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

眾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并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疆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

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

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近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崇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綳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數日。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一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契丹主責王都。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胡氏曰。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修明。人心聳服。契丹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邪。凡此類。皆制梁龍表。晉魏州不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存

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若

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

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

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

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晉師圍鎮

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晉師圍鎮州，不

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王李嗣昭戰死。晉圍實築

州。沃乎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

求食。實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實不為備。

儀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實不能拒。退保趙

州。晉王以李嗣昭為招討使，代實。張處瑾遣兵千人迎

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

腹。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

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

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華。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秋八月。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

梁取五日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為刺史。專事撻斂。防

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九月。五日王克鎮

州自領之。以符習為天平節度使

張處瑾使其弟處球。素李

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

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招討使鎮州食
竭力盡處瑾遣使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重
投縋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濠送行臺趙人
嘗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於市王鎰故侍者得鎰遺飯
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
後而未葬習嘗斬袁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
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
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
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久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
以為天平節度使

使張承業卒

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十
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
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

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事
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歸

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

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沈河南平。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注 稱唐天祐二十年。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高祖唐凡五國四

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為行臺丞相。晉王

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

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

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鏐始

相。以質為禮部尚書。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三月。晉李繼韜以

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李繼韜為

自安。幕僚魏瑒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

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

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樞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

帝于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

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草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獻歎。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

樞密使。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舊。霸府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

聽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

惡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翰掌之。孔謙自謂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翰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胡氏曰。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之際。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邪。將人主無知人之監。而不能致邪。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

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唐立宗廟

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

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龍衣梁鄆

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

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梁五

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

攻揚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

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糒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

通鑑卷之

十一

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財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畝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壘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

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崇韜未嘗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擊之。崇韜

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揚劉李紹崇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唐

盧程罷

程以私事干與唐府。府吏不能應。蔡吏肯少尹任國唐主。始塔也。諸程訴之。程罵曰。公何

等。盡。勇。欲。倚。婦。力。邪。唐。主。怒。曰。朕。與。相。此。八。月。梁。取。癡。物。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為遣問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索獲。裴約獨能知逆順。願

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澤元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梁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始死。唐主深惜之。

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

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

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

保塞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

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官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

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章趣太原。霍彥威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

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九月。蜀主宴羣臣於宣

華下苑。蜀主以韓昭。潘在珣。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

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珣。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聞。嘉州司馬劉蕡。獻

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

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昭曰。嘉王

好酒悲因。諧笑而罷。冬十月朔日食。○唐主救鄆州。梁師

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

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

潞未下，契丹屢寇瀋。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鄭州難守，

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

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讎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鄭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

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

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

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鄭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投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

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

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鄆，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胡氏曰：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感，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鶴決，築檣汴，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

虜遣妻子歸而與之訣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烏乎。捐
身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非真英
雄之所為。不足道也。○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
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
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
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
曰。李亞子闖難。小兒何足畏。至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
小兒。今日服木。且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
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
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
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
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
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曰。汝非邈佶烈乎。於是諸將
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
嗣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曷所患。惟彥章。今

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
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

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爲用。斬之。胡氏曰。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踈遠。勲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敬翔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邪。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

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趙
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憂
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謂敬翔曰。朕忽卿言以
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死
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
獻言。莫匪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亦
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
梁主相向慟哭。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瑋請帥之
出戰。梁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疑諸兄
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
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指揮使
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
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
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
心可保。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
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

班悅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比夜

珽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趙巖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執梁王。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滛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關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至許州。溫昭圖斬之。復名巖。紹濬季友。貞首函之。藏

於太社梁段凝降唐段凝入魏以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疑衆五萬

亦降帝勞之賜姓名李紹德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皆欲醜其面挾其心晏球亦賜姓名

李紹唐貶梁宰相鄭珏以下十一人以其世受唐恩而任梁貴

也顯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既死

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

可並族誅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

為庶人○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節度使袁象先音來入朝輦玳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唐

以郭崇勳守侍中

崇勳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

以郭崇韜守侍中

宗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且盧革受

成而已。無

梁河南

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

全義。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

之深。辭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

免焚斲。以存聖恩。唐

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胡氏曰。朱全忠併弒

比。莊宗列數其罪。誅

其官室。然後快人心。今天意垂後。來亂賊之豎。全義

懷私甘辱。豈知帝王

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唐加太子嗣源中

書。○楚王殷遣

使入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入

上本道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

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唐

奈何。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憂。吾但當早辭厚禮。歸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復書。無不受。唐主易其書。周敵大吳國主。辭禮如成。表吳主之德。

秦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秦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

之。以秦章為饒州刺史。徐將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秦章何以不自辨。秦章曰。吾在壽州。去淮

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軍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

廷之失。知誥請收秦章治罪。徐温曰。吾非秦章已死於張顯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遠。妻其

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

推事。其體至重。職豈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

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彗星見。與鬼。

今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彗星見。與鬼。

長文餘。蜀司天監言。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

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十一月。唐以李紹欽

為秦寧節度使。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傳自。傳粉墨

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

呼曰。李天下。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

色。新。唐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

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

之。新。唐追擒至馬前。貢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

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且。聘。弄。指。純

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官。兼。傳。弄。指。純

羣臣憤嫉。莫敢出言。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在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甚。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問。閩部細事。以陶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惡干豫政事。自將相。唐王友諒。溫韜入朝。唐大臣皆憚之。錫無筭。賜姓名曰李紹。溫韜姓名曰李紹。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伶官。旬日復遣還。罪與朱溫相埒耳。上曰。入汴之初。已誅赦。今不可不守。二

唐王友諒。溫韜入朝

友諒入朝。唐主與之宴。龍

紹。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竟遣之。胡氏曰。罪人不可不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克。請量留三省寺

監官。餘並停。詔唐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

監官。餘並停。詔從之。人頗咨怨。唐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

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唐以趙胤胤。韋說同

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議者以

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

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堪。著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

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胤胤。廉潔方正。有

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

胤胤。光達之弟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光

達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胤胤時往見之。語及政

事。他日胤胤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胤胤畏張憲公

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奏為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

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

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

入朝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

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

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

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

府。十一月。唐遷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也。唐復行舊

律令。御史臺奏朱温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聞定州敕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之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

關。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皆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宦。爭為之言。曰。繼韜初無

邪謀。為燕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官。法請。又求哀於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

邪謀為燕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揚氏入宮。遂請。又求哀於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使如唐。吳復遣使如唐。復遣盧蘋。使唐嚴可求預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高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蓄財拒諫。內外皆怨。高季興與遠鎮。季興在洛陽。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胡氏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

強勉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失。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覲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北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於伐之為言。乃爾。可不戒哉。

後唐 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契丹寇幽州。岐

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躡入貢。上表

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

及諸道監軍。教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諸闕。至者殆千。皆給。憂。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

及諸道監軍

敕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諸闕。至者殆千人。皆給贍優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

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唐以王正言為租庸使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

滯。宜更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

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

憲。謙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細事。魏都根本。興唐尹王

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食於專委。方

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正言為租庸使。

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尋敕三司並隸租庸使。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澤繼。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

時何人奉祀。遂留

二月。唐王祀南郊。大赦

孔謙欲

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釐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唐以李茂貞為秦王○唐立

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

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嘗

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曰：「是以前梁自處。多疑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

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為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妻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官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取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畏伶官之譏。皆不自安。李嗣源求解兵柄。

不許。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三
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邦者之戒哉。

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
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

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諫曰。君臣沈
酒。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唐封高季興為

南平王○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

李存審
以不得

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存
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

賢乃什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唐詔銓司考覈偽濫

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勅。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
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

逆唐遣使按視諸陵○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逆旅唐遣使按視諸陵○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

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

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嚴之行也唐主令市中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

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

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

待也唐主然之

唐秦王李茂貞卒

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軍府事

唐澤

潞軍亂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繼韜常

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立因聚謀攻

城。焚掠市肆。自稱留後。表求旌節。唐貸民錢。孔謙貸

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唐貸民錢。使

以賤估償絲。屢徵州縣督之。知汴州盧質言。梁趙巖為

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

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

是趙巖復生也。不報。源為刺史。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

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

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

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

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

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

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胡氏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

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克之。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唐詔州鎮無

身及家。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唐詔州鎮無

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
身及家。達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
唐詔州鎮無

得修城毀其守具

唐主以潞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

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

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

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契丹寇幽州。唐以李繼曠為鳳翔

節度使。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

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討潞州平之。

李嗣源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張廷

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上。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六月。斬楊立。唐主以潞

州城池高。六月。唐以李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

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

塞之。未幾復壞。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

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唐主怒。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恍惚。景進又以

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重歛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

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不知。有紊規程。租

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迺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庭

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雖有此敕。竟不行。唐主獵

于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奏

于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應

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蜀中書令王宗儔卒

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

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子冬蜀以宦者王承休

為龍武指揮使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

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吳越入貢于唐吳越

悅之以為己副舊將無不憤取復脩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

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吳王如白沙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

曲從之吳王如白沙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

翟度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對温名
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度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度
無禮告。温頌首謝。請斬之。唐主獵于伊闕。唐主獵
王曰。遠從可也。乃徙撫州。于伊闕
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
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蜀遣使如唐。

罷北邊兵。○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格初

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為相。杖殺之。許
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

此取禍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唐主

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

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
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奏自

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蜀以王承休為天雄

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唐主嘉其立然卒行之
蜀以王承休為天雄

節度使

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

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又以徐延瓊為內外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

後唐同光三年蜀咸康元年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

春正月唐主如興唐

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至是唐主怒

罰憲俸一月令自往取又以義武王都將入朝欲闕毬場憲以場有即位壇不可毀請更闢場於宮西數日未

成唐主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王上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

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

度使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

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

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旋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

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

崇韜固辭。漢遣使如唐。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死乃許之。使何詞入貢。覘強弱。詞還言

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

指揮使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袁從珂為北

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

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唐

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唐

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

時六官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

庭。唐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為鄴都。○夏四月。

朔日食。○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

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

之。誠惠逃去。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

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六

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

今日宦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

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

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

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

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嘗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

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

滅。深念饑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

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

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

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

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

以俟豐年。不聽。

吳鎮海判官陳立之謙卒

立之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

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立之謙臨終。秋七月。唐太后曹

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彥謙臨終。秋七月。唐太后曹
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氏殂。唐主哀毀。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
直。

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
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

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
發。會往視坤陵道灣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

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
夕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
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

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
遠近冤之。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

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宦。謹
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

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青城山 ○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討使。李繼暉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久十月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

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

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島卿上表。略曰。先帝艱

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無故盤游。頽離官闕。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山河險阻。不足憑

恃。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

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十一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

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珍攻蜀。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紹

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論王承捷。李繼曠。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

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

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久。十月。

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憲。憲曰。蜀人
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雲集。臣
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
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
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至利州。逼成武。敗卒
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曠。王宗昱爲三招討
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倍於他軍。他
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與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
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信遣西走。斷桔柏津。浮梁
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祿遺
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
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祿及諸城鎮皆望風
款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擄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
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
承休以爲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
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守之。承休無

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唐高季興常欲取三峽。

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武以鐵鑿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絀於鑿。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夔忠萬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官。數日。宗弼亦至。登大玄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子承洵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巖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巖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巖曰。公

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發。崇韜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翰。歐陽晃。岳首送繼發。又責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遣使奉表。以後宮珍玩。賂繼發。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發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繼發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經徒跣。輿攬號哭。俟命。繼發受璧。崇韜解縛焚橈。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十二月。福。楚王殷上表。願上印綬以保餘歲。優詔諭之。

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

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

平蜀之功。公等樸檄相從。反咕囂於郭公之門。謀相傾

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

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

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

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

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

等從繼岌。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

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

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

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東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

平。王宗弼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

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

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

通鑑綱目卷之... 王... 願... 紹琛... 崇韜... 璋... 郭... 崇韜... 璋... 郭... 崇韜... 璋... 郭...

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崇韜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誣譏。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

翰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以比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雖有宰相器。然宰相

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為太原尹。王正言為興唐尹。史彥瓊為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於白沙。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千

唐主獵於白沙

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夾河之戰屢立殊功常

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封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

賦不充倉廩空竭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餒死流言

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官畢從六日而還時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

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漢白龍見漢主改長和求撤其室廬甚於寇盜

昏於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女閔月唐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為

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

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
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
如汴州，諫官上言不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唐遣宦
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冝示以虛實，乃止。

者馬彥珪使蜀軍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
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

可乘。況任宦官，冝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既去，
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
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
專權如是，廷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
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
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
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
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
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

也。廷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唐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楚壽。鈔鐵錢。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崇韜。鈔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鑄鈔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浙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春。正。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國凡四。國曰鎮。春。正。

蜀中事勢

三

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侍與唐主故舊有

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

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

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

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觀止之。

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唐魏王

繼岌殺郭崇韜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

豐端。安可為此。且主止無教。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

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

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延誨。延信推官李崧謂

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教旨。擅殺大將。大王奈

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

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相定。崇

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書記張礪。詣魏王。唐復以故蜀

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唐復以故蜀府勸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獻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

以歌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唐殺其睦王存乂。及李繼麟。馬彥珪還

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諸子。朝野駭。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言存乂。擢

臂稱冤。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

名。詔繼岌誅令德。又詔李紹常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饑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謙皆及於

禍。李嗣源入朝。亦為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

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

左右營護。唐魏王繼安發成都。繼安留李仁罕潘

武璋李延厚戍成都而還命李紹琛帥仁嗣趙廷隱張業
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二月唐以李

紹宏為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
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

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弒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
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

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
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進京師

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兵力足
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又

劫小校不從又殺之劫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走暉
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

貝州南趣臨清有來告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方

貝州南趣臨清。有來告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曰。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方至。為備未晚。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眾擁在禮為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唐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

工部尚書任圜討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占。誰門邪。璋

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
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謂
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
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
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
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
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來矣。紹琛
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
人。衆至五萬。繼岌聞之。以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任圜爲副招討使。追討之。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
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
敢不自新。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
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謀掠。敕書
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從馬
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唐從馬

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屢名郭門。高以德誘之。殺。

直軍士作亂伏誅

也。從馬直指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

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

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至是軍士王温等

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

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退。陰謂諸校曰。

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

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

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

都。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朝急之。

都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琛叛。留利

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太等亦為亂。據州

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

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

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

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亦累言之，乃許之。唐以

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唐討鄴兵，劫李嗣源

入鄴都。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

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

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

馬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

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

泣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

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

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

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

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唐任圜破李紹琛擒之。

孟知祥討定餘寇。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李紹琛。

孟知祥討定餘寇

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伏精兵

於後而以羸兵誘之。圍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圍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

孟知祥自至漢州。搗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

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

歸朝耳。魏王繼岌倍道而東。孟知祥獲李肇侯弘實。以為牙內都指揮使。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

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唐李嗣

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

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

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唐豫借河南夏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駭刻軍糧。軍士流

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搢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引兵向

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

審。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

大梁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

審。俞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環。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壘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駭。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詔曰。吾妻子已死。得此何為。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等言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三

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
為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
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行字
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
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
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

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或勸繼環
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環

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環召之道遇李
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
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
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
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竊叛神色沮喪
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

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盟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

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

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瞿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
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
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
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
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
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
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
涕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
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軍
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

洛陽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

帥衛兵守之遂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
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憇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

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殞。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鑿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

琛。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

琛。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故莊宗之命。哲命。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唐太原

軍亂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歿。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

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行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彥超

彥卿之兄也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

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

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唐以安

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使。性纖巧善事

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

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

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

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於

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高季興以孫

先憲心掌書日記。徐溫。高季興。開莊宗遇弒。失血重嚴。可求。

光憲掌書記

徐温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

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紹榮被執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

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

唐張居翰罷以孔循

為樞密使○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祖庸使及

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祖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丁欵之法皆

罷之因廢祖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唐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

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錢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暖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蔕命。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泚殺從襲。蔕胡氏曰。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從容其間。莫能據止。而竊取其柄。得為忠乎。李愚職與圜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為無罪矣。且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陽氏以為向使張錢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豈以皇后教殺郭

宗韜。既聞大變。且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錢斷唐主

繼定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後邪

崇韜既聞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錢斷唐主
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豈嗣源之敵也

嗣源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
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

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
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聖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

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
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

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
人梓官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二世舊君吾曹為人

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樞前
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樞前即位百官縞素

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胡氏曰李琪之言似
也然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

尚有大於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有司劾憲委城之
此者乎

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向義蓋賢者也明

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喻憲者矣乃徇有唐大赦

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

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

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

稅省耗諸使四節貢奉毋得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

秦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

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美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

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唐以鄭珣任

園同平章事

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

為已任由是

唐李紹真等復姓名

李紹真李紹瓊

安重誨忌之

李紹真李紹瓊各復舊姓名為霍彥威莫從簡房知

安重誨... 趙鳳... 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以馮道

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姓名。為霍彥威。養從簡。房知。王晏球。夏魯奇。采君立。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諱

復姓。唐初令百官轉對。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

唐以安金全為振武節度使。追賞晉陽。唐以

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在禮以軍情。唐以馮道

趙鳳為端明殿學士。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

盡通。乃奏請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

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

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消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為之。夫安

能考前言學古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

不及。則其質之美也。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而道鳳

腐儒。不能以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美於前也。不

亦可惜矣哉。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諒官爵。○六

月。唐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詔發汴

瓦橋已出城。指揮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州高歆。逼指

揮使李彥饒為帥。彥饒禁止焚掠。伏甲執諫等斬之。賊

黨大譟。彥饒擊之。盡殪。即日牒推官秋七月。唐安重

韋儼權知軍州事。彥饒。彥超之弟也。

誨殺殿直馬延。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

重誨曰。帝下詔稱延。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

陵突重臣。戒諭中外。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契丹

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唐

突欲鎮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契

動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

通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勸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

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畷。不恤軍民。且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

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

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

給終華趣令為狀。坤不可。欲唐豆盧革。革說罷。革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言此

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并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為散騎常侍。

契丹阿保機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送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

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八月朔
恩豈得不思曰不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日食○唐益知祥增置營兵知祥陰有據蜀之志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平盧軍校王公僕作亂討

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李穀曰吳若用吾為相
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

中物九月契丹德光立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

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
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

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愾欲奔唐
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

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
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

策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

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
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
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
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
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
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冬十月。唐初賜百官

春冬衣。○王延翰自稱閩王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

皆倣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為契丹守

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

唐以趙

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

初郭

崇韜率蜀中富氏。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園判三司。知成都。

富饒。遣季良為三川節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食，加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嚴如唐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唐

罷告身綾軸錢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未膠綾軸錢，變亂以來，貧者但受發牒，多

不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後執政議以為未膠綾軸，厥賣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銜帖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

十一月

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庶弟

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惠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嘗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使

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

之采擇。廷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廷稟先至。梯城而入。廷翰驚匿。廷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廷鈞至。廷稟納之。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推為威武留後。

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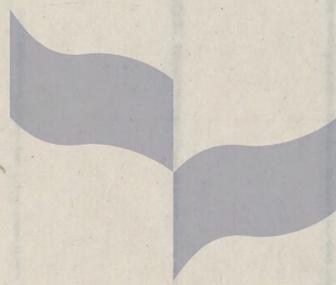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印發號：027095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7698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宣統伍年 卷貳月 拾日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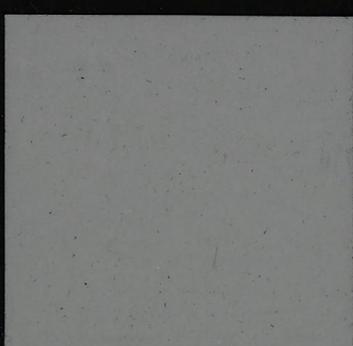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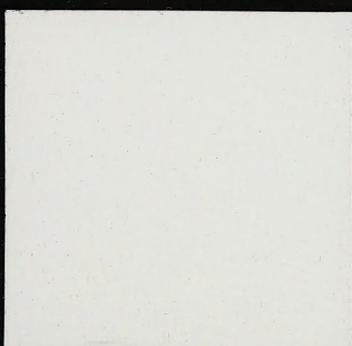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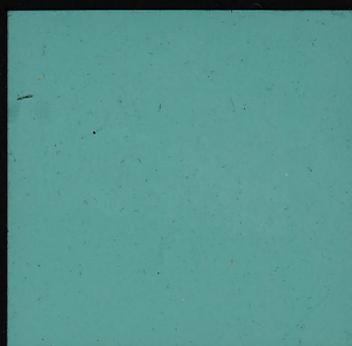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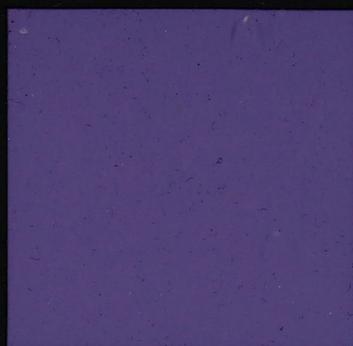


x-rit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 cm